

李白诗云:“平生多感激,忠义非外奖。”我一脚踏入影视界,是因为李歇浦引导,有了偶然的机会。《小金鱼》是我参加拍摄的第一部电影。他是我踏入影视圈的引路人。

《小金鱼》这部电影描写工读学校一个学生(卢青饰演)在钟老师(仲星火饰演)教育下转变的故事,我在其中演个体育老师,两场戏,大配角。一场是上体育课,吹吹口哨带学生跑步,没问题。另一场是到办公室向钟老师报告,那学生半夜逃跑了。我冲进房间就大喊着报告……导演皱眉头叫停。怎么啦?我是斯坦尼拉夫体系的表演啊!演《日出》等话剧,我都演主角,上戏徐企平老师来导演,亲自教我的。他是话剧界著名的斯坦尼导演。李导笑嘻嘻说:这是电影,不是话剧。说话表演,完全要生活化。仲星火也上前教我该怎么演,该怎么说话……

这是我第一次上镜头。很难忘记的第一场戏,影视路上的第一步。然而正是这第一次,使我相信懂得影视表演的要领。此后,我跟着他拍过许多部影视剧。

当个导演要懂行,不懂要学习,唯其此,才能严谨。李歇浦的才气来自学习,而且他要求演员也要学习。《上海大风暴》拍摄

去年居家,百无聊赖中,刷了许多以前未曾完播的中外老剧,连带着还看了不少短视频。有位叫“弓手冬郎”的视频主播,在B站上详解86版《西游记》电视剧与原著的差异,颇引起我的注意。他说,86版《西游》中托塔李天王率天兵天将下界捉拿孙悟空的一段情节,基本上照搬上海美影厂的经典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,而与《西游记》原著大相径庭。哪吒手上使的一杆火尖枪,实际源于《封神演义》里的哪吒形象,与《西游》无关。又如四大天王各显神通,打法异常繁复,却也是原著小说所没有的。众所周知,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人物造型概由美术大师张光宇设计,国人无不深嗜。可见前作一旦喜闻乐见,深入人心,不去借鉴是不行的。

杨洁导演在《敢问路在何方:我的三十年西游路》里忆及,在剧作开拍之前,“作为内部的观摩,看了一点日本和台湾拍的《西游记》片断,他们的特技使我惊奇,但内容实在不堪!记得里面有这样的情节:孙悟空能够一棍子把地凿穿,喷出来的石油能够达到天上!唐僧哭着喊着要和妖怪结婚;被孙悟空打昏了,猪八戒跳大神,要把唐僧唤醒;唐僧是女人演的……如此种种。看了不到一集,我就不想看了”。从字里行间,读者不难读出杨导的内心充满定力,面对前人的胡编乱改很不以为然。

日本版《西游记》,应指1978年由堺正章主演孙悟空的那一版,虽说改得面目全非,难合中国观众口味,但杨导实际上照样有所借鉴。正如B站另一位视频主播多年前已指出的,86版电视剧中孙悟空从石头中诞生,与如来佛祖打赌,被压五行山等情节,几乎亦步亦趋承袭自78日版《西游》,“连镜头角度都一样”。

切回主题,聚焦于86版《西游》里猪八戒形象的改编问题。揆诸《西游记》原著第十八回“观音院唐僧脱难,高老庄行者降魔”,八戒的长相是“黑脸短毛,长喙

## 影视引路人李歇浦

汪正煜

时,我演军火商刘万山。那时候通宵拍片。有一天,拍台球房一场戏。一开机,李导演就板着脸问我:“你不会打落袋(就是台球),对吧?”我点点头。

“那就先好好学学。”说完,他走了。天呐,这些天,我太疲劳了!可是这位朋友在拍戏时从来没有朋友面孔的。没办法,我只好虚心向人艺老演员俞洛生求教。学会了一些,边打球,边说台词,边演戏,果然演得很生活化了。

电视剧《香堂往事》中,我扮演中共地下党员徐天宇。徐天宇牺牲那场戏,对方的敌人举起了枪,徐的子弹已经打光,但救助了同志,他欣慰地笑着。敌人离他很近,枪响,他即刻倒下。服装过来对我说:“依帮帮忙,迭身军装几百元,弹药一烧就没有用了。只好拍一趟头的。”“晓得咯,放心。”我对导演说,枪一响,我即扑地,不要像有的影片一样,晃来晃去地晃半天,李歇浦笑道:“你这小子现在也懂节奏了!”结果,这场戏,镜头不多,节奏也紧凑,拍得蛮成功。

李歇浦非常懂得选演员,演员选准了,戏里人物就成功了一半。看过一部电影,那位女演员很有名,可她这个袅袅婷婷瘦骨嶙峋的女孩,即使穿着村姑服装涂满泥巴,也不像农

## 换种语气

冯锦富

化吗?营业员说,基本没有变化,每月流量44G,通话2000分钟,网速500M。营业员这一番带有阿拉伯数字与英文字母的表述,我听得似懂非懂。营业员好像是看出来了,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惊讶又窝心。她不是说:你听明白了吗?而是说:我说清楚了吗?

同样一句话,换个语气让人舒服。

换个角度,以对方为主,能赢得理解。这是说话的艺术。孔子曾说,不愤不启不悱不发。不要急于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完了事,而是等对方无法想明白的时候,再去开导他。先让他积极思考,再适时进行启发。

所谓人心如面,各不相同,如果有机会给我选择,我当然愿听细致的讲话,不听粗陋的叙述。通达知理的人喜欢讲究说话的艺术,发出一种理性的声音,为与他人交往增添和谐。人人讲究说话的艺术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平和许多。

当然,有些人不作如是想,他们不想平易说话,连话说得慢点清楚点也不肯,而是居高临下,一言半语地说完了当,只顾自,不顾人。有句不常用的成语叫“孤行己见”,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表达完,听不进别人的理解,难免出现主客相左的场面,进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刺耳的争执,其实是在警醒“孤行己见”者,细说慢说说在点子上,是一门精妙的大众哲学课。

这个道理,不只对于服务业而言的。

妇。1927年背景的《上海大风暴》里的女角色较少,导演选的茹萍,一化妆就是上海下层劳动者。也许受他影响,后来执导《蓝盾上的国徽》等电视剧时,我就恪守其原则,开拍前选演员就挑剔。

李歇浦的镜头有诗的韵味。《开天辟地》看过几遍,其中有一个长镜头,是陈独秀离开北平时坐在雪橇上,大远景,茫茫大雪,场景的暗喻体现思想火花,回味无穷。这一点,大概受他的妻子成雅明影响

日前,去电信营业网点续办宽带套餐手续,由于账单尚未出台,手续不能办理。我问营业员,今年此套餐与去年比有变化吗?

营业员说,基本没有变化,每月流量44G,通话2000分钟,网速500M。营业员这一番带有阿拉伯数字与英文字母的表述,我听得似懂非懂。营业员好像是看出来了,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惊讶又窝心。她不是说:你听明白了吗?而是说:我说清楚了吗?

同样一句话,换个语气让人舒服。

换个角度,以对方为主,能赢得理解。这是说话的艺术。孔子曾说,不愤不启不悱不发。不要急于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完了事,而是等对方无法想明白的时候,再去开导他。先让他积极思考,再适时进行启发。

所谓人心如面,各不相同,如果有机会给我选择,我当然愿听细致的讲话,不听粗陋的叙述。通达知理的人喜欢讲究说话的艺术,发出一种理性的声音,为与他人交往增添和谐。人人讲究说话的艺术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平和许多。

当然,有些人不作如是想,他们不想平易说话,连话说得慢点清楚点也不肯,而是居高临下,一言半语地说完了当,只顾自,不顾人。有句不常用的成语叫“孤行己见”,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表达完,听不进别人的理解,难免出现主客相左的场面,进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刺耳的争执,其实是在警醒“孤行己见”者,细说慢说说在点子上,是一门精妙的大众哲学课。

这个道理,不只对于服务业而言的。

妇。1927年背景的《上海大风暴》里的女角色较少,导演选的茹萍,一化妆就是上海下层劳动者。也许受他影响,后来执导《蓝盾上的国徽》等电视剧时,我就恪守其原则,开拍前选演员就挑剔。

李歇浦的镜头有诗的韵味。《开天辟地》看过几遍,其中有一个长镜头,是陈独秀离开北平时坐在雪橇上,大远景,茫茫大雪,场景的暗喻体现思想火花,回味无穷。这一点,大概受他的妻子成雅明影响

吧。成雅明是上海诗人,为多部影视剧写作插曲歌词。他们相识就在我读大学时,那时我和雅明都是话剧队的。后来我们熟悉了,我常开他玩笑,说他“把话剧队漂亮的女演员骗走了”,他就笑着骂我:“依个小子,勿要瞎讲。”

我们家和李歇浦一家是十分要好朋友。他家住在吴兴路老房子时,有一天我和妻儿去吃饭。雅明烧小排骨汤,喊歇浦去“撇撇沫”(上海话,把汤上浮的沫舀去),结果,歇浦把汤倒掉一半,雅明只好苦笑骂他“真不会做家务”。

他们来我家吃饭,我掌勺,他吃得津津有味,喝了一斤黄酒。雅明又说:“你看看,歇浦,你也该学学。”我为他分辩,他有福气!

“有福气”,上海人的意思大概是讲遇上好机遇,命运好。歇浦有个和睦温暖的家庭,贤妻良母成雅明,一对儿女有出息,都考入北京电影学院,毕业后是第六代导演,所导影片都得过奖。很多人戏称他家是电影之家,而这个家的总导演是成雅明。

李歇浦是个很憨厚老实的人,不做导演的时候,上了年纪就像个朴实的鬓发斑白的爷爷。他喜欢喝几口酒,绍兴黄酒。拍戏时,制片知道他的习惯,晚

计会令不熟悉的默片观众误解其性别。或受此影响,多年之后岛国的西游题材电影便常以女演员饰演唐僧。

那么八戒为何变白了呢?有人解释称,新中国从西方引进了瘦肉率更高的白猪,而中国香港在1966年至1968年拍的多部西游系列电影中,八戒都是白的。前者可以印证艺术源于生活,后者则提供更直观的视觉感受。在电视剧拍摄期间,杨导确实去过香港,不过其目的是去“偷学”使用钢丝绳等特技,最终迫于经费不足,只得因陋就简。而在她赴港之前,八戒的形象早已定了下来。

换言之,影响她作出这一决定的,并非港版《西游》电影。其实1963年上海人美版的赵宏本绘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连环画里,八戒的形象已与传统黑猪大相径庭,变得又白又胖。又见到台湾82版《新西游记》电影里八戒变成了白猪,杨导即便只看过片段,依然受其启发。当然还得与化妆师王希钟商量。“猪八戒的耳朵应该立着还是挂着,是黑猪还是白猪?……猪八戒的肚皮没有真实感,没有弹性……这些也都是王希钟正在研究改进的问题”。在杨导心目中,猪八戒“憨态可掬,可笑又可爱”,这样的喜剧审美形象怎能以恐怖狰狞的面目示人呢?于是,纵使定了“忠于原著,慎于翻新”的八字方针,八戒终究还是变白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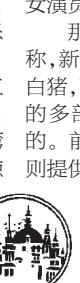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版《西游记》,应指1978年由堺正章主演孙悟空的那一版,虽说改得面目全非,难合中国观众口味,但杨导实际上照样有所借鉴。正如B站另一位视频主播多年前已指出的,86版电视剧中孙

悟空从石头中诞生,与如来佛祖打赌,被压五行山等情节,几乎亦步亦趋承袭自78日版《西游》,“连镜头角度都一样”。



## 八戒为何变白了

祝淳翔



女演员饰演唐僧。

那么八戒为何变白了呢?有人解释称,新中国从西方引进了瘦肉率更高的白猪,而中国香港在1966年至1968年拍的多部西游系列电影中,八戒都是白的。前者可以印证艺术源于生活,后者则提供更直观的视觉感受。在电视剧拍摄期间,杨导确实去过香港,不过其目的是去“偷学”使用钢丝绳等特技,最终迫于经费不足,只得因陋就简。而在她赴港之前,八戒的形象早已定了下来。

换言之,影响她作出这一决定的,并非港版《西游》电影。其实1963年上海人美版的赵宏本绘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连环画里,八戒的形象已与传统黑猪大相径庭,变得又白又胖。又见到台湾82版《新西游记》电影里八戒变成了白猪,杨导即便只看过片段,依然受其启发。当然还得与化妆师王希钟商量。“猪八戒的耳朵应该立着还是挂着,是黑猪还是白猪?……猪八戒的肚皮没有真实感,没有弹性……这些也都是王希钟正在研究改进的问题”。在杨导心目中,猪八戒“憨态可掬,可笑又可爱”,这样的喜剧审美形象怎能以恐怖狰狞的面目示人呢?于是,纵使定了“忠于原著,慎于翻新”的八字方针,八戒终究还是变白了。

日前,去电信营业网点续办宽带套餐手续,由于账单尚未出台,手续不能办理。我问营业员,今年此套餐与去年比有变化吗?

营业员说,基本没有变化,每月流量44G,通话2000分钟,网速500M。营业员这一番带有阿拉伯数字与英文字母的表述,我听得似懂非懂。营业员好像是看出来了,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惊讶又窝心。她不是说:你听明白了吗?而是说:我说清楚了吗?

同样一句话,换个语气让人舒服。

换个角度,以对方为主,能赢得理解。这是说话的艺术。孔子曾说,不愤不启不悱不发。不要急于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完了事,而是等对方无法想明白的时候,再去开导他。先让他积极思考,再适时进行启发。

所谓人心如面,各不相同,如果有机会给我选择,我当然愿听细致的讲话,不听粗陋的叙述。通达知理的人喜欢讲究说话的艺术,发出一种理性的声音,为与他人交往增添和谐。人人讲究说话的艺术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平和许多。

当然,有些人不作如是想,他们不想平易说话,连话说得慢点清楚点也不肯,而是居高临下,一言半语地说完了当,只顾自,不顾人。有句不常用的成语叫“孤行己见”,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表达完,听不进别人的理解,难免出现主客相左的场面,进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刺耳的争执,其实是在警醒“孤行己见”者,细说慢说说在点子上,是一门精妙的大众哲学课。

这个道理,不只对于服务业而言的。

妇。1927年背景的《上海大风暴》里的女角色较少,导演选的茹萍,一化妆就是上海下层劳动者。也许受他影响,后来执导《蓝盾上的国徽》等电视剧时,我就恪守其原则,开拍前选演员就挑剔。

李歇浦的镜头有诗的韵味。《开天辟地》看过几遍,其中有一个长镜头,是陈独秀离开北平时坐在雪橇上,大远景,茫茫大雪,场景的暗喻体现思想火花,回味无穷。这一点,大概受他的妻子成雅明影响

吧。成雅明是上海诗人,为多部影视剧写作插曲歌词。他们相识就在我读大学时,那时我和雅明都是话剧队的。后来我们熟悉了,我常开他玩笑,说他“把话剧队漂亮的女演员骗走了”,他就笑着骂我:“依个小子,勿要瞎讲。”

我们家和李歇浦一家是十分要好朋友。他家住在吴兴路老房子时,有一天我和妻儿去吃饭。雅明烧小排骨汤,喊歇浦去“撇撇沫”(上海话,把汤上浮的沫舀去),结果,歇浦把汤倒掉一半,雅明只好苦笑骂他“真不会做家务”。

他们来我家吃饭,我掌勺,他吃得津津有味,喝了一斤黄酒。雅明又说:“你看看,歇浦,你也该学学。”我为他分辩,他有福气!

“有福气”,上海人的意思大概是讲遇上好机遇,命运好。歇浦有个和睦温暖的家庭,贤妻良母成雅明,一对儿女有出息,都考入北京电影学院,毕业后是第六代导演,所导影片都得过奖。很多人戏称他家是电影之家,而这个家的总导演是成雅明。

李歇浦是个很憨厚老实的人,不做导演的时候,上了年纪就像个朴实的鬓发斑白的爷爷。他喜欢喝几口酒,绍兴黄酒。拍戏时,制片知道他的习惯,晚

计会令不熟悉的默片观众误解其性别。或受此影响,多年之后岛国的西游题材电影便常以女演员饰演唐僧。

那么八戒为何变白了呢?有人解释称,新中国从西方引进了瘦肉率更高的白猪,而中国香港在1966年至1968年拍的多部西游系列电影中,八戒都是白的。前者可以印证艺术源于生活,后者则提供更直观的视觉感受。在电视剧拍摄期间,杨导确实去过香港,不过其目的是去“偷学”使用钢丝绳等特技,最终迫于经费不足,只得因陋就简。而在她赴港之前,八戒的形象早已定了下来。

换言之,影响她作出这一决定的,并非港版《西游》电影。其实1963年上海人美版的赵宏本绘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连环画里,八戒的形象已与传统黑猪大相径庭,变得又白又胖。又见到台湾82版《新西游记》电影里八戒变成了白猪,杨导即便只看过片段,依然受其启发。当然还得与化妆师王希钟商量。“猪八戒的耳朵应该立着还是挂着,是黑猪还是白猪?……猪八戒的肚皮没有真实感,没有弹性……这些也都是王希钟正在研究改进的问题”。在杨导心目中,猪八戒“憨态可掬,可笑又可爱”,这样的喜剧审美形象怎能以恐怖狰狞的面目示人呢?于是,纵使定了“忠于原著,慎于翻新”的八字方针,八戒终究还是变白了。

日本版《西游记》,应指1978年由堺正章主演孙悟空的那一版,虽说改得面目全非,难合中国观众口味,但杨导实际上照样有所借鉴。正如B站另一位视频主播多年前已指出的,86版电视剧中孙

悟空从石头中诞生,与如来佛祖打赌,被压五行山等情节,几乎亦步亦趋承袭自78日版《西游》,“连镜头角度都一样”。

惊蛰,入春后第三个节气。经过阳气萌动和雨水润泽,土地变得和酥油润过一样松软油亮。天空清透,可爱得似心上人的双眸。杨柳软了绿了,枝条吐着新芽,如串起的朵朵绿兰花。红梅白梅竞相开,一树又一树,给朴素的街巷补上彩妆,看去,眼前一亮。玉兰高高擎起银杯玉盏,向泥土里蹦出、冒出来的小芽儿、小虫子,送上问候的香气,让它们第一时间得到勉励和祝福。我几乎每天都会出门,在玉兰树下坐一会,嗅闻淡淡的花香,像谈一场纯粹的恋爱,知道终将离散,就格外珍惜相守的时光。

春总是这么含蓄谦和,它从来不会霸气地说“这是我地盘”,而是习惯默默地奉献,济困扶弱,用强大的温暖焐热整片土地,将白天悄悄拉长;用一朵一朵的花开,一寸一寸萌出的生机,提醒和启发人。

惊蛰则是一种加强。

古人说,“轻雷响,万物长”,这句话其实很有科学道理。雷声是上苍给大地的一次补给。好像从前农忙前,父母会炖上一锅红烧肉,美滋滋地饱吃一顿,壮壮身体,才能担负起接下来劳烦的农活。人的这些,是从老天爷那里学会的吧——电闪雷鸣时,闪电使氧气和氮气化合成一氧化氮,一氧化氮又与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氮,二氧化氮复溶于雨水形成硝酸,并随雨水进入土壤,形成容易吸收的硝酸盐,给农作物提供需要的氮元素——补充好足够的能量,才有勇气和信心,去面对新的未知的一年。

惊蛰的三候:初候桃始华,次候仓庚

鸣,末候鹰化为鸠,这是从花事萌动到百花争艳、从地气松软到鳞萃鸟集的过程,春回大地的星星之火,燎遍整个天地。

世间美好的事物,能催生出人强烈的共鸣。

惊蛰前一日,得茶人朋友的邀请,领受了一回“喊山”。清早的山林,还很有些湿寒,温度要比山外面低三四摄氏度。茶林还是一片尚未透出生机的黛黑,似乎酣睡中没醒转。领了喊山任务的茶人,是五十岁左右的山里汉,饱经风霜的脸透出坚毅的紫红,深陷的眼窝里,嵌着一对藏在匣子里的珠宝似的瞳仁。只见他站在山冈上,迎着旭日,稳如一口紫金钟。他的身旁,“咚咚咚”的大鼓已经敲得震天动地。此时,喊山人的双手在腮边化作喇叭状,只听他喊:茶,发芽!茶,发芽!……嘹亮的喊山声压过了鼓声,随起伏的山峦一层层散去,缭绕不绝,回荡不止。风在耳边飒飒作响,曙光如扇面盘旋飞舞,一条条长龙似的茶垄好像被惊醒,扭动着,鳞片似的茶叶随之簌簌作响。多好的活动啊,主动拥抱春天的人,就拥抱了希望。

很喜欢清朝诗人张维屏《新雷》一诗:“造物无言却有情,每于寒尽觉春生。千红万紫安排著,只待新雷第一声”。这个“著”字真是好。春天经过精心的酝酿和准备,一切都已停当,就等惊蛰春雷来司令,震动那些磨蹭的、走神的、尚打哈欠的,专心凝神都跟上,催一催,争取一个都不落下。三月的努力,才能换来六月的果。

2019年10月,我曾经去过一次巴黎。朋友带着我沿着西岱岛散步。远远地,我看到了那座辉煌的古建筑,Notre Dame——巴黎圣母院。遗憾的是,我来晚了一步。上半年的那场大火,席卷了辉煌,留下了毁灭与重生的历史。

那天,巴黎飘着小雨,铅色的天空印着它黑黢黢的两扇巨大的花窗,仿佛是受伤的巨人仰卧于天地之间。在夏末秋初的萧瑟中,凝神静听,我似乎感受到它沉重的呼吸。想到“阴晴圆缺”,想到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,我强迫自己接受残酷的美感,在心里唱一首哀切的挽歌。

今年年初,我来到上海,一个喜欢艺术的朋友告诉我,外滩十八号正在举办“巴黎圣母院”沉浸式展览。那些遥远的记忆,一下子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大脑,时间跳跃过被疫情击碎的生活,我想奔赴这一场会面,让自己与2019年的秋天重新接轨。

走进外滩十八号,在展厅门口,所有参观者都可以领取一个平板电脑,扫描厅内的21个感应器,感受这座旷世杰作从12世纪初,于平地之上拔地而起,历经八百多年的风雨淬炼。

建造巴黎圣母院是一个庞大的工程,除了主体建筑之外,还有主宫医院、主教的住所,以及高高低低的议事司铎的住宅等等。无数重大历史事件与之牵连,王侯贵胄的加冕册封仪式、唱诗班的节日庆典……人类都是崇尚宏伟的,站在巨物面前,人们总是会感受到某种超自然的神圣力量。而在否定偶像的时代,这又成了它遭受攻击的原因。法国大革命期间,国王群像被推下门廊,变成厕所的垫脚石;彩色的天使雕塑被剥夺色彩,苍白无力的面容在阳光之下迅速凋零。这是2019年的大火之前,巴黎圣母院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震荡。在天才建筑师欧仁·维奥莱-勒迪克的主持下,巴黎圣母院开始大规模的翻新与修复工程。经典的哥特式尖顶,也出自他的手笔。

平板电脑中记录着2019年的那场大火,火光甚至冲到了主殿。我看到了,烈焰之中,青铜雕像、大理石的拱顶坍塌、碎裂、掉落……在全世界焦急的注视之下,消防员沿着墙体外围狭窄的屋檐冲锋,全力保护大殿廊柱不被彻底破坏。所幸,幸存的艺术珍品被转移到卢浮宫,包括荆棘冠冕和圣路易斯的外衣等。

重建是一项超乎想象的浩瀚工程,为了保留橡木结构,法国人到处寻找百年以上的橡木,这些橡木经历过二次大战,树干内极有可能包裹着当年的子弹,砍伐时需要极为谨慎,以防破坏木材的材质……如今,壁画的修复、青铜雕像的修铸,也都在艰难执着地走向浴火重生。听说,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,巴黎圣母院将脱离脚手架的扶持,剥离面纱,将再一次展示巍巍风姿。

如果说,岁月的蹉跎赠予这座教堂的,远比夺取的要多。遥祝它未来一切平安。

时  
尚



小七孔瀑布 张彭鑫 摄

关立蓉

在上海遇见『巴黎圣母院』